

六臣注文選

六臣注文選

大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張銑

呂延濟李周翰

劉良註呂向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

曰嶠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

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

囊無咎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

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

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

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向曰拱手取言

易也西河

魏地名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

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蒙故

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

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

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善曰文穎曰關

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

當此之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

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
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
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

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向曰關東連兵兼韓
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敗齊人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然甯
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戰蘇秦說惠王曰始

將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

蘇周人也皆國名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齊明周

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

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

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

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

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

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

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

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

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

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本作仰關而攻秦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

什倍百萬仰關函谷
關高故云仰攻也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遂

巡 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 善曰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濟曰軍敗 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

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

善本無家無

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

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善曰自振長策而御宇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

置三川郡濟曰時周分為二稱履至尊而制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

六合執敲苦扑浦以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

說文曰敲擊也良曰履至尊威振四海南取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

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銑曰言破南越分

爲此二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善本委命下吏

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誅守尉雜燒之又曰秦善曰史記李斯曰請

更名民曰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名城殺豪俊善曰應劭曰壞

已言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的鑄

善本作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

箭足也鄧展曰鋌是扞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鋌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鋌或為鐻音巨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鋌兵刃也弱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疊上文也十萬曰億

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

也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固

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

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然陳殊俗遠方也

涉甕牖繩樞之子氓

善本作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

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

繩樞

以繩扃戶為樞也如淳曰氓古文氓氓人也

隸賤

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戌材能不及中庸

方言曰庸賤稱也

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

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
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荷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
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
羊于荷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荷氏故
曰荷頓也向曰陶朱公荷頓皆富人也言涉
不賢又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善曰如
不富又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
之中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
至蘄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率罷弊
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率罷弊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
行役而逃散也數
百言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善曰晁蒼曰揭高舉
也巨列切莊子曰揭
竿也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為兵器而
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幘也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

言曰羸擔也音盈

銑曰如雲之會如響

山東

之應羸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

竟始於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殺五臣本作

嶠

函之固自若也

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

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鉏耰

憂

棘矜

巨

不銛

見

於鉤戟

長鎩

所也

善曰

曰援鉏柄也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

槿巨中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

曲也說文曰鎩鉞有鐔也濟曰援鉏柄也棘

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鎩皆兵名謂

九國時兵噐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無於字九國之師也

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謫丈厄切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

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

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

匝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

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

為家殺五臣本作嶠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

本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

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

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蒨又設非有先生論善曰漢書曰朝

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